

文化溯源

陈郡谢氏的儒学根脉

萧阳

豫东周口,陈郡故地。这片伏羲神农耕耘过的沃土,不仅孕育了绵延千年的农耕文明,更走出了一个个光耀六朝三百年的传奇家族——陈郡谢氏。

谈及陈郡谢氏,世人常津津乐道于乌衣巷的世代簪缨,六朝名士的玄学清谈,淝水之战的以少胜多,还有山水诗歌的文采风流。然而,支撑这个家族跨越三百年乱世仍屹立不倒的核心力量,是源自陈郡阳夏(今周口市太康县)故土的儒学传统。

豫东平原悠久厚重的农耕文明,本就与儒家“耕读传家”“务实入世”的精神内核高度契合。伏羲画卦,神农躬耕,早已为这片土地注入了敬天爱人、重教守礼的精神基因。这正是谢氏儒学传统最深厚、最本源的土壤。

陈郡谢氏家族始祖谢纘,官拜曹魏典农中郎,执掌屯田农事。当时士人竞逐虚谈,谢纘独以躬耕陇亩、劝课农桑为本务。他教民耕种,

种树艺桑,不仅为曹魏积攒了充盈的粮秣,更在谢氏子弟心中埋下了务本求实、不尚虚浮的家风种子。这份不随波逐流的坚守,让谢氏在众多门阀中独树一帜,为后世子弟的儒学传承积蓄了醇厚的力量。

真正确立“儒素家风”,将儒学铸为家族灵魂的,是谢纘之子谢衡。身处西晋玄风大盛之时,谢衡独以儒学自持。历任国子博士、国子祭酒、散骑常侍等职,掌皇家教化与朝廷礼制,讲授经典,匡正礼度,不随流俗尚玄。其以笃实儒行传家,为陈郡谢氏立起家学根基,于魏晋儒风中守一脉正统,泽被后世。

西晋末年,永嘉之乱爆发,中原陆沉。谢衡之子谢鲲、谢奕兄弟,秉承父亲定下的儒素家风,率领宗族踏上了衣冠南渡的悲壮旅程。与其他士族携带金银财宝不同,谢氏族人行囊中最重的,是父亲传下的典籍、礼册,是那份不可动摇的儒学家风。这不仅是一场地理上的迁徙,更是一次中原儒学和文脉的南渡。

定居江南后,谢氏家族的儒素家风非但没有褪色,反而在乱世中绽放出更耀眼的光芒。谢安临危受命,东山再起,以静制动决胜淝水,凭借的正是儒家“士不可以不弘毅”的担当与“卒然临之而不惊”的静定。谢安对子弟的教诲,常引《诗经》大雅之句,教导他们心怀天下、谨言慎行。

谢玄训练出纪律严明、忠勇善战的北府兵,靠的是儒家“信义治军”的准则。才女谢道韞“咏絮之才”的背后,是诗书传家的底蕴;而她晚年直面叛军的凛然气节,是儒家“威武不能屈”的铮铮铁骨。

以“山水诗鼻祖”闻名的谢灵运,其笔底烟霞,纵情山水,也源自儒家“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文化基因。他的山水诗,表面看是道家与佛家的烟霞,但骨子里却透着儒者积极入世的不甘。在仕途的失落与纵情山水的表象之下,“兼济天下”的初心未曾忘怀。

家风与家学,决定着家族命运

的盛衰。在六朝玄风大盛的环境下,谢氏子弟坚持“内儒外玄”的生存智慧,坚守陈郡阳夏故土的儒学传统,以外圆内方的定力,不恋权、不逾矩,在波诡云谲的政坛中延绵宗族、传承文脉。

千年之后,谢氏一门儒风犹存。在太康县老家镇谢堂村,谢纘墓静卧于苍松翠柏间,当年的诵读之声仿佛仍回荡在麦田深处。这里是谢氏儒学的起点,也是家族魂牵梦绕的精神原乡。南迁后的谢氏子孙,无论在江南何等风光,史书上永远标注着“陈郡阳夏人”。这是对中原故土的眷恋,也是对家族儒学底色的坚守。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昔日的豪门权势与繁华风流早已烟消云散,但陈郡谢氏留下的精神财富却历久弥新。从阳夏的儒素传家到江南的风流雅韵,从经学传家的积淀到家国天下的担当,陈郡谢氏用三百余年的家族史向后世述说:文化根脉超越岁月,儒学风骨镌刻青史。

伏羲文化

三皇之首 人文始祖

郭志刚 文图

每年农历二月初二至三月初三,淮阳太昊陵庙会如期而至,人流如织、热闹非凡。庙会期间,单日最高客流量达80多万人次,被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人山人海的盛况蔚为壮观。香客与游客不仅数量众多,更怀揣着万分虔诚,尊称太昊伏羲氏为“人祖爷”。他们在陵前燃高香,三拜九叩,遵循“一拜三年”的传统,从未间断。在人们心中,太昊伏羲氏既是神圣伟大的人文始祖,又如自家先祖般暖心贴心、值得托付,人们总会将心愿与悄悄话向他倾诉。久而久之,人祖爷墓前的大柏树上竟“长出”一只“神耳”,香客祭拜后对着“神耳”许愿,屡屡应验,更添了几分传奇色彩。

太昊陵建筑群中,统天殿庄严巍峨、金碧辉煌,“统天”二字意为统领万物,纵观中华大地,用此名的宫殿仅此一座。据史料记载,中国古代建筑无论规模大小、历史长短,唯此殿称“统天”,即便如曲阜“三孔”与北京故宫,也未以“统天”直接命名宫殿。建筑规制向来与功绩地位相匹配,伏羲氏作为三皇之首、人文始祖,功德无量,得享“统天”之誉。殿内东西两侧的对联更是点睛之笔,“炎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老庄无不追随人文始祖;帝王将相三教九流诸子百家若非伏羲谁敢统天”,既彰显了太昊陵的至高规制,又印证了伏羲氏在中国人心中不可撼动的地位。

统天殿墙壁上的《伏羲圣迹图》,生动镌刻着这位始祖的伟大功绩。伏羲所处的时代,自然环境恶劣,生产力水平低下,先民逐水草而居,过着颠沛的游牧生活。伏羲带领部落沿黄河东下,抵达宛丘(今淮阳)后,见此地高丘可居,水草丰美、物产充足,便在此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都城,终结了人类的游牧时代,拉开了中华文明的序幕。他的功业涵盖结网罟、养牺牲、兴庖厨、定姓氏、制嫁娶、画八卦、刻书契、作甲历、兴礼乐、造干戈、诸夷归服、以龙纪官等诸多方面,每一项都深刻改写了先民的生存状态。

结网罟,源于伏羲对蜘蛛结网捕食的观察。他教先民以植物纤维结网捕鱼狩猎,相较以往的石块棍棒,捕猎效率大幅提升,推动了生产力的飞跃。养牺牲,则是在网罟发明后,面对捕食的剩余飞禽走兽,伏羲倡导饲养留存,这成为我国畜牧业的发端,让先民的生活有了基本保障。

兴庖厨,更是开启了文明的关键一步。早期人类茹毛饮血,伏羲偶然发现森林自燃后被烧死的动物味美易食,便教先民保留火种、烧烤食物,彻底终结了蒙昧的生食时代,他也被后人称作“华夏第一位美食家”。

定姓氏,解决了远古先民无名无姓、群居杂居的混乱状态。伏羲根据各部落、氏族的特点与爱好,赋予人们专属代号,这便是“姓”的起源。他认为风威力无穷,遂自姓为“风”,风姓也成为中国第一姓。自此,姓氏体系逐步发展,伏羲被誉为“万姓之根”,淮阳也成为“万姓之源”。制嫁娶,则是对婚姻制度的重大革新。彼时正处于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时期,群婚乱配、近亲通婚导致子女智力低下或身体残疾。伏羲制定新规,禁止同性、同部落通婚,推行对偶婚并固定婚嫁关系,确立了人伦秩序,推动了人类文明进步,堪称我国婚姻法的雏形。

画八卦,是伏羲文化的精髓,也是中华文明的第一缕曙光。伏羲仰观天象、俯察地理,远取诸物、近取诸身,结合在蔡水所得白龟的龟背纹理与蓍草茎脉,“揲著画卦”创立先天八卦。这一符号体系成为中国最早的文字雏形,标志着人类从蒙昧迈入文明。刻书契,则取代了远古的“结绳记事”。伏羲命朱襄为飞龙氏,根据日月山水等事物形状,创立象形文字,这也成为中国文字起源。

作甲历,让先民摆脱了对自然的懵懂认知。伏羲“一画开天”,明确天地之分、昼夜之别,以阴阳界定昼夜,根据日月运行规律划分年月日,创立了中国最早的历法,为人类的生产生活提供了重要指导。兴礼乐,则满足了先民的精神需求。随着畜牧业发展,物质生活改善,伏羲用黄土抟成泥团、扎孔为器,制成了中国最早的原始乐器——埙,其发出的“呜呜”声响为远古社会增添了文明气息。

造干戈,是为了应对生存危机。当时人少兽多,先民常遭凶禽猛兽侵袭,部落间也因利益纷争不断,伏羲教人们将石斧、石镰、石铲绑于木棍之上打造兵器,既保障了族人安全,也为他征服各部落、促成中华民族第一次大融合奠定了基础。诸夷归服,正是源于伏羲部落的文明领先。他将自己的发明创造推广至其他部落,帮助各地先民发展进步,凭借极高威望吸引众多部落归服,实现了华夏族群的首次统一。

以龙纪官,凝聚了民族合力。伏羲统一各部落后,为打造共同的精神图腾,综合各部落图腾特点——马的头、鹿的角、蛇的身、鱼的鳞、鹰的爪,融合创造出“龙”的形象。从此,龙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与族徽,华夏子孙自称“龙的传人”,伏羲被誉为“龙师”,淮阳也被誉为“龙都”。龙的精神,始终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动力、国家统一的旗帜、民族团结的灵魂。

无需赘述,上述功绩便足以证明太昊伏羲氏在中华民族发源与发展中开天辟地的贡献。他当之无愧地成为三皇之首、人文始祖。

爱民者,民恒爱之。太昊陵千年香火不断、游人不绝,人们的虔诚祭拜,承载着对太昊伏羲氏的敬重与感恩。

画说周口



魅力周口 刘森作

作品介绍:

这幅圆形构图的水墨作品,以“天圆地方”的传统哲思,描绘周口腾飞的城市图景。

前景中,太昊伏羲陵在浓墨重彩间格外醒目,砖红色的墙体与斑驳的石基,沉淀着周口的千年文脉;中景里,周口港的巨型起重机列阵而立,现代化的港口设施形成强烈视觉冲击,见证着“临港新城”的蓬勃活力;远景处,鳞次栉比的现代楼宇在薄雾中延展,一轮朝阳为整座城市晕染出温暖的晨光。

作品以圆形构图承载当代城市叙事,将水墨的氤氲气韵与现代都市的视觉张力相融。工笔刻画建筑的质感,淡彩晕染营造水城的湿润诗意,红与灰的色彩碰撞让历史的厚重与未来的鲜活达成和谐统一。作品不仅是对周口城市脉络的视觉梳理,更是对这座城市从“漕运古埠”到“临港新城”发展历程的精神礼赞。在传统笔墨与现代城市的对话间,在水墨氤氲中展现家乡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豫东春色

刘锦凌

我生长在北京,一直以为北京的春色最是艳丽。三月初偶然一次豫东平原的周口之行,让我见证了另一种春天——她褪去锦绣,卸下胭脂,以辽阔为宣纸,以质朴作颜料,泼洒出一幅令人失语的天然长卷。

三月的豫东平原,
春天饱蘸青绿,泼墨成诗。

麦田是大地铺开的绸缎,
每一寸都绣着农人掌心的温暖。

油菜花涌起金色湖水,
漫过田埂,淹没了远方的视线。
村口柳树垂下碧玉琴弦,
微风拂过,奏响一曲淡绿的轻烟。

沙河河敞开母亲的襟怀,
水鸟是她的心跳,一点,一点。
石阶上跌落的河水——
似嬉闹的孩童,推着、推着,
把笑声一路洒向天边。

波光在木桩上写下潦草的金色,
青荇在水底伸出柔软的手臂,
白杨列队而立,

像一队沉默的哨兵,守着河流的梦幻。

听!牧笛声从田埂那头飘来,
音符踏起脚尖,吻上第一缕炊烟。
黄莺在枝头编织未醒的晨光,
燕子的剪刀裁出漫天灿烂。

河对岸,桃花点燃了半边天空,
每一朵都是一个滚烫的字眼——
它们连缀成行,装订成册,
那是春天写给大地的情笺。

画家的灵感挣脱了栅栏,
像少女提着裙摆奔向田间。
而我,一个偶然路过的异乡人,
此刻,甘愿把青春里最奢侈的时光,
一寸一寸,浪费在这水岸。



太昊陵统天殿

我与周口
主题征文选登

文化周口

本版统筹审读 董雷丹

投稿邮箱: zkrdaoyuan@126.com